

CH1

香港棒球之父
從少棒聯盟到香港棒總



李錦泉

LAURENCE LEE





有團火，一直為李錦泉引路。從香港少棒聯盟走到香港棒總，伴隨他跨越 40 個年頭。他以「義工」概括那些年的義無反顧與勇往直前，旁人卻以「棒球之父」作為他那大半生的註腳。

「香港棒球運動沒有李錦泉（李 sir），便沒有今天。」有人說。

李 sir 卻有這樣的理解：「沒有『林主任』，便沒有今日的李錦泉！」

實情是，李 sir 那團棒球的「火」，也得靠「林主任」助燃。時間線要往前推至七十年代……

那時候，負責推動本港體育運動的政府部門康樂體育事務署（Recreation Sport Services，下稱「康體署」），有位名叫林亮平的主任，剛巧熱愛棒球運動。該署舉辦的全港首屆兒童棒球訓練班，正是由他當旗手。

「參加訓練班的學員不少來自基層家庭。那年代，爸媽趕忙工作無暇照顧孩子，幾乎都是基層家庭的寫照……」要李 sir 分享往事，他常以「太久遠的事，忘記得七七八八」回答，畢竟已年過八十！還好，尚有零散的記憶幫忙，只是他那謹慎的個性，常常要跑出來驗證一番。

「要向政府求證一下」、「要向香港少棒聯盟求證一下」……李 sir 十句回話中，總附帶一兩句類似的溫馨提示。

記得首屆兒童棒球訓練班，舉辦當局或許想為孩子找個做運動的理由，或許想助爸媽找個鬆口氣的機會，逾十名學員這就一起接受十天訓練課程，還有日籍教練當主教。那年代這派頭，棒球運動算得上是冒起「新星」。

只是，十堂課後，首屆訓練班卻成了唯一。



「場地是問題，棒球本身是費用不菲的運動，也變相不鼓勵人參與。當時最便宜的手套，就是某日本品牌的也得 300 元一隻啊，一般家庭怎負擔得來？」

首屆訓練班雖由政府牽頭，但那些日本隊或美國隊練習或比賽時必穿的棒球制服，卻沒有計算在訓練班的成本內，兒童學員到球場時只需身穿輕便的運動服和波鞋。手套是有了，但訓練班完畢後便得歸還康體署。

準是艱難，訓練班在那年盛夏登場！李 sir 家的三個小不點，順理成章成了首屆訓練班學員。每周一訓練，李 sir 很享受當「跟得爸爸」。孩子在學習基本功，他就在場外邊看邊學，還適時化身球童。

李 sir 與康體署林亮平主任，只在開班首天碰過面寒暄幾句，但不知怎的，二人之間湊合的緣，連上了香港棒球運動發展。首屆訓練班的結業禮上，他倆談起棒球運動來……

林主任：有沒有興趣做義工？帶領該批球員，再加入數名新成員，組成一支華人兒童棒球隊……目標是加入香港少棒聯盟（Hong Kong Little League）。

李 sir：有啊！但有何條件？

林主任：沒有。只要你愛照顧小朋友，願意當個（義務）領隊即可。

香港少棒聯盟於 1972 年成立，是二戰後首個在本港推動青少年棒球運動的非牟利團體，負責管理的，一直以來也是日本人和

■ 當年由政府康體署舉辦的全港首屆兒童棒球訓練班，沒有預算為參加者購置棒球服。



美國人為主。其總部世界少棒聯盟¹位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威廉波特（Williamsport）。

義務工作於李 sir 而言，非新鮮事，工餘時他也愛隨神父一起走入社區探探長者或病友，例如鋼綫灣前痲瘋院、肺癆病院、義莊等，都是甚少有人願意前往之地。既然林主任親自邀請，他即時爽快答允。只是，為何偏要是李 sir「被選中」？

「或許他（林主任）見我在孩子訓練班的投入度高，訓練班的畢業禮上又只我一位家長出席，才主動跟我聊，看看如何延續

¹ 世界少棒聯盟：Little League Baseball，簡稱 LLB，於 1939 年成立，目前分會遍佈全球超過 144 個國家，參與人數超過 220 萬。



■ 教練和球員聚餐，是香港少棒聯盟在每年四、五月期間舉行的傳統活動。

訓練班的理念，特別想讓那些乏人照顧的孩子多參與健康的體育活動。」

一直以來，棒球運動常與「冷門」二字扣連，七十年代更甚。哪來的動力令李 sir 把自己和孩子都送到棒球場上去？

「我喜歡與我的小朋友到大自然遊玩，行山常常是一家人的假日活動。當年許多日本人和美國人因工作關係，一家大細來到香港暫居。每逢周日和假期，他們都帶孩子聚集赤柱兵房或聖士提反書院的運動場舉行棒球活動。知道嗎？許多外國家庭也視棒球為家庭運動，一家大細周末跑到球場去，還帶備三文治等，餓了就在球場吃……有趟我和家人行經聖士提反，見有外籍

人士在打棒球，很有趣，很想找機會給孩子玩玩。」

康體署舉辦的首屆兒童棒球訓練班，是啟動李 sir 義務崗位的契機。但他沒料到，與棒球命定的緣，竟風雨同路 40 載。

「訓練班後，我按康體署林主任的提議，嘗試領着一隊球員入香港少棒聯盟，但棒球運動的裝備開支，尋常家庭實在難以負擔啊！」

運動而已，負擔會有多難？

手套，最便宜要 300 元；聚餐費²（沒錯，是聚餐，每年一度），按人頭計每位由 80 至 100 元；還未計算每名運動員必備的棒球衫褲、球具、其他裝備用品和參賽費用呢……

「每年每隊的開支，至少兩萬元！」

七十年代啊！一頓聖誕大餐才 20 元³，大學講師每月工資也是 3,000 元左右⁴……

基本入場費之高，也把學習棒球的門檻拉得特別高。不說別的，每年在 4、5 月舉行的聚餐活動，當年聚餐的熱門地——銅鑼灣碧麗宮、九龍四季酒店和海天酒樓等，也非一般市民進出之地。

² 年度聚餐：少棒球隊每年也按傳統舉行聚餐活動，原意是在完成一年訓練後，球員與教練等能夠坐下來歡聚一番。一般在 4、5 月舉行。

³ 參考資料：《香港 01》，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「【考古】雜果咯嗲、焗意粉區加甸 30 至 70 年代聖誕餐要花一成人工」。

⁴ 參考資料：《香港經濟日報》，2013 年 3 月 21 日，「人工升幅跑贏通脹？」。

「棒球運動的文化傳統啊！教練和球員一般也熱衷參與，最初每人大概要付 70 元左右，到後來百多元，始終對基層來說，不是容易掏出來，有時候有三兩位真的無法支付的，我便代付聚餐費，志在跟全隊人一起參與。記得我帶領的球隊首次參加聚餐，球員們既興奮又緊張，始終是第一次嘛！那趟吃的是西餐，孩子們都沒甚經驗，我便逐一教他們如何使用刀匙叉、餐桌禮儀……對小朋友而言，是不錯的體驗，也順道見見棒球界的前輩。」

少棒聯盟的聚餐傳統，一直至今。每到年底，各球隊也來聚一趟，除了球員和教練開懷歡聚外，其後還多了家長參與，算是一年努力的總結和重新出發。後來香港棒球總會成立後，許多地區球會也有類似的聚餐活動。

不過，先不用說聚餐，對許多基層家庭而言，連棒球運動最基本的裝備也沒能力添置，他們的孩子如何再喜歡棒球，那些成立華人少棒球隊的初心，恐怕只能算是紙上談兵。

「我找上當時負責香港少棒聯盟的日本人齋藤操先生（Misao Saito），跟他說我所帶領的球隊，球員大多來自基層家庭，學習棒球費用昂貴，叫他們怎麼負擔得來？Saito 先生聽了後，猜他怎樣回覆？他說：『好的，Laurence（李 sir 洋名），我們免去球員的所有開支，棒球服可用二手的，每完成一年訓練後，球員自行把把衫褲洗淨後送到藍塘道日本人學校寄存即可，至於報名費，就找日本公司贊助好了。』」

及至八十年代，少棒聯盟球隊主要訓練場地移師天光道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（KGV），歷屆球員的二手棒球服獲安排存放學校的儲物室內。

香港少棒聯盟成立後，所有少棒聯盟的球隊均可報名參加年度少棒聯賽。



齋藤先生千金一諾後，本地首支華人少棒球隊正式成立。每個周日，都是球隊的恆常訓練日，好為年度賽季作準備。

七十年代前，大部分球隊會各自安排在周日進行球賽活動。香港少棒聯盟成立後，即把棒球賽事常規化，所有少棒聯盟的球隊可報名參加年度聯賽。每年賽季一般由 9 月或 10 月起，至翌年 4 月左右完結，之後隨即又開展新一年的恆常訓練。

「剛剛開始訓練時，是炎炎夏日的日子，我和太太一般會預早一天買多罐可樂汽水放入冰箱，訓練當日放入一個大保溫箱內，汽水得以盡量保冷，待球員們當日完成訓練後飲用解渴，一人至少有一至兩罐。有時候，還會預備些三文治等小食，讓他們有些食物充飢。」

隊中球員，有六、七位家住長洲，要乘船跑到老遠練習。許多人看來微不足道的開支，卻隨時把他們拉離棒球場，李 sir 於是連船費也替球員想方設法。

「每人每次的來回船費，大概兩、三角吧！我就替他們支付好了。」

本地華人少棒球隊新成立不久，尚未有固定場地。每逢周日練習，教練與球員猶如遊牧民族般，港九新界可以用作訓練的，他們幾乎都到過。從獅子山轉往京士柏，從赤柱炮台到何文田……只是部分場地如黃泥涌峽道（即木球會現址），場內碎石之多，球員們根本無法進行劃壘等訓練，只能練習傳球接球！但有場總較沒場好，偶爾還有機會到位於何文田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練習，那裏有大片草地，李 sir 便可跟球員進行劃壘及打擊等訓練。

「我跟大家說，周六要做好功課和完成溫習，還要早睡，翌日才能全心全意練習。通常我們是半天練習，另外半天跟聯盟其他球隊打友誼賽。」

英皇佐治五世學校，到八十年代成了少棒球隊訓練的主要場地。李 sir 每當提起，他那臉上的喜悅，彷彿整個人也回到過去，再次經歷那些年的球場歲月——嫩綠的草地上，三、四隊球隊各據一方，分別練習劃壘、打擊，或打友誼賽。球場四邊也是「寸草必爭」，其他未獲安排在場內訓練的少棒球隊，便在旁練習傳接球。

「那是當時我們最好的訓練場地，沒沙石，球員不易受傷……」畢竟曾是李 sir 與球員們共同奮進的訓練場，許多回味場景，也在那裏發生。

■ 李 sir 近年重返 JBC，感慨過往綠草如茵的真草地球場已不復見，給現時的人造草場取代了。



「之前球場靠近學校行車路的一邊都是斜坡，後來才換成大樓梯……」李 sir 近年重回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球場，多年前的綠茵草地已不見了，數個仿真草足球場霸氣地展示它的存在價值。

「那些大樓梯尚在啊……」李 sir 猶如遇上多年沒見的老朋友，有驚喜，也有緬懷。因為，樓梯在，那保存已久的回憶猶在。

「當年家長來看孩子打球，都要坐在斜坡上，蠻辛苦又危險，於是我們忽發其想，不如把沿馬路的斜坡改為樓梯，方便大家進出，家長又可坐在梯級上睇波。」

坐言就立刻起行。少棒聯盟於是找上日本「清水建設」，該工程公司一口答允，還義務幫忙為場內斜坡進行修整工程。

「也忘記了工程進行了多久，反正沒多久就完工了。為讓家長坐得較舒適，最後把樓梯的高度弄成半米高，面積特地弄得闊一點，約一米左右……」

提起那又長又闊的樓梯，那年代少棒聯盟球隊的家長，必定有許多難忘又珍貴的回憶，也在那裏發生。

「家長們自備食物飲品，訓練完後就在大樓梯上舉行每月生日派對，為球員慶祝，又邀請教練一起參與。每到聖誕，大家又在那裏歡聚……」

點滴的堆砌，是當初對棒球運動承諾的發展與進化。李 sir 領軍的少年棒球隊，透過定期的訓練和比賽，也在進步、在成長。

球隊每周的恆常訓練，為的是要在香港少棒聯盟的年度賽季⁵中，看看自己的實力，也有機會跟其他強隊比拚。賽事過後，聯盟一般會在芸芸參賽隊伍中選出最佳隊員，組成明星隊參加亞太區比賽，而在該賽事中勝出的隊伍，更可出征美國賓夕凡亞州威廉波特，參加由世界少棒聯盟舉辦之「世界少年棒球大賽」(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)。

不過，這個關係圖，對香港的少棒代表而言，純屬參考。香港少棒聯盟組成的「明星隊」，從未獲得過「世界少年棒球大賽」的入場券，當年亞太區代表隊的稱號，幾乎都是屬於台灣隊。畢竟，不論在場地或資源配套上，香港只能尾隨台灣之後吃力地追趕着。

「香港球員對棒球的知識均由零開始，訓練時間也較短。不如美國、日本或台灣球員，從小已認識棒球，並參與訓練和比賽，

所以我們相對吃虧。每每跟這些球隊比賽時，較難上壘取分，只能捧蛋收場。作為教練，訓練時用上許多時間教導球員基本動作，而比賽技巧則相對較少觸及……當時只能與球員一起發揮阿 Q 精神，只求參與不問成果。」

的確，獎盃獎牌總是隔岸觀之，李 sir 的球隊卻很享受。

「我把球隊的隊名改作『熊貓』(Pandas)，此乃參考中國戰

⁵ 當時少棒聯盟舉辦的聯賽，組別分為 Minor B：6 至 9 歲（最初期尚未有足夠球員開 Minor B）；Minor A：10 至 12 歲；Major：10 至 12 歲；Junior 13 至 14 歲；Senior：13 至 15 歲；Big League：16 至 18 歲。部分組別的年齡有所重複，為的是要照顧球齡淺但又較年長的初學球員。

給圍封了。
S.O.S 球場旁這道樓梯，許多年前能夠通往學校大樓，但今時今日已



前著名棒球隊『熊貓』，只要是在內地打棒球的，都一定聽過中國熊貓隊，那是由『中國棒球之父』梁扶初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球隊。梁先生很多棒球相關的著作，很具參考價值。」

熊貓之名雖別有意思，卻不是人人給讚。

「我們不時被友隊嘲笑說球員猶如熊貓般，既跑不動，動作更是慢吞吞的愛理不理。」一笑置之，是李 sir 與隊員們共同面對的「策略」。

「棒球源自外地，球場上有機會遇上不同國家的隊員，以及他們的球場文化。例如美國球隊輸了波，教練會跟球員說 never mind 等等鼓勵性的說話，若換轉是日本球隊，教練就罵得超狠，粗口也出來……我教波就特別注重球員的團隊精神和個人品格！每位球員，我也這樣教——見教練要除帽叫早晨，練完波要向教練除帽鞠躬，用完場地要喊『多謝球場』，又鼓勵他們勤力讀書、孝敬父母、尊重長輩，例如進出大廈或商場時遇見公公婆婆，便開門讓他們先過……」

球場內外，李 sir 不時化身榕樹頭下講故人，愛跟球員說道理，也愛感受和分享棒球圈的所見所聞。棒球運動的世界，自有其需要傳承的價值與文化。

「教練一定要教懂球員朗讀少棒球員的誓詞，學棒球的孩子就是要認識棒球運動是怎個回事。基本上每位球員也能朗朗上口。……I love my country and will respect its laws, I will play fair and strive to win……」不只球員，李 sir 亦然。

香港少棒聯盟球員誓詞

I trust in God,
I love my country and will respect its laws,
I will play fair and strive to win,
But win or lose, I will always do my best.

我信賴上帝。
我愛我的國家，我會尊重國家的法律。
我會公平競爭，而且努力求勝。
但是，不論勝或敗，必定全力以赴。

李 sir 當教練多年，想必桃李滿天下，為香港棒球界孕育許多良將，他卻以「沒有啊」、「都想不起他們的名字來」作簡單回覆。但愛說故事的長輩，有些事總是忘不了。

「學生之中，有兩兄弟隨我學習棒球多年，其後二人到美國讀書，湊巧他倆居住的社區舉辦棒球班，當地人見兄弟倆的球技好姿勢又正統，於是聘請他們為棒球班教練，每小時 45 美元。當年是八十年代啊！很不錯的收入，足以幫補他們的生活費開支……」

「教 100 個學生，能有半個培育成材經已很感恩……」連番苦纏追問下，李 sir 終於娓娓道出「李一強」⁶ 的名字來。

「李一強是令我最感自豪的，他很乖、很聽教、很上進。是一眾球員中對棒球最熱血的。」

⁶ 李一強：見本書第二章。





八十年代經濟起飛，不少家長請來教練執教，其中一位是著名教練黃寶潮（後排左四）。後排右二是李sir。

李一強在棒球場上，給別人取了「屋邨仔」的別名。而「屋邨仔」最初跑到棒球場，純粹是「陪打」。

「當年五歲多的一強，是他的哥哥把他帶到球場來的。由於他未夠年齡入隊，就在場邊幫忙拾球，我看得出他很渴望能參與其中，但對基層家庭而言，如何負擔呢？後來問他是否很想打棒球，他答『是』，我便答應資助他參與球隊及比賽的費用。」

是天賦也是努力，棒球訓練伴隨李一強成長，不一會他已成了球隊的靈魂——投手。香港成立首支棒球代表出征國際賽，他以 19 歲之齡當上隊長。

「棒總成立時，他是第一位員工，後來有機會被派往美國職棒

大聯盟球隊 Atlanta Braves 受訓兩星期，回來後跟我分享他自覺在棒球上有很多不足，需要不斷增值……」

李sir教波教人，嚴人更嚴己。棒球於他，是對原有生活的顛覆。從家長到領隊，從領隊到教練，從尋常百姓到香港少棒聯盟首位華籍家長董事代表。

「我是自學棒球的。由於要教導少年棒球員的知識技術等，需要細心研究及模仿日本人教練如何訓練隊員的方式，於是參考大量英文棒球訓練的書籍，大部分均由聯盟免費提供。八十年代後，我除了是球隊的領隊外，還多了教練身份。當年能教棒球的華人教練經已不多，願意義務教授的更是寥寥可數。我教波的原則，其一是不收費，其二就是要求球員每逢周日全日練波。」

香港少棒聯盟的華人教練，最初以義教居多。直至八十年代，香港時值經濟起飛，華人教練短缺，球隊開始額外付費聘用教練。

「教練費再加上每月大家一起食飯等開支，每隊大概 600 元，12 位球員攤分，每人約 50 元吧！」

「部分家長更私人聘請教練執教，其中一位是棒球老前輩楊家聲⁷，另一位是著名教練黃寶潮⁸，他是二戰時香港第一代棒球員。楊家聲則早於戰前（三十年代）已開始打棒球，師承『中國棒球之父』梁扶初先生。黃楊二人曾與隊友在內地全國運動

⁷ 楊家聲：香港第一代參與棒球運動的前輩。早於上世紀四十年代，與黃寶潮參加南華體育會的棒球訓練班，地點在加路連山。

⁸ 黃寶潮：香港第一代參與棒球運動的前輩。生前一直致力推動本港棒球及壘球運動發展。